

不必一一訓詁讀者自能詳之。

一近世新安汪氏佑每篇增入朱子之言為五子

近思錄施氏璜又為之發明採薛敬軒胡敬齋

羅整菴高景逸四家語錄入註各自成書此不

能芴及亦恐後儒衍說太多讀者易生厭倦也

近思錄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道體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

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動而實造化之樞淵

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

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

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

近思錄

卷之二

流行而巳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昧，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順布四時行焉。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木金土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土金水陽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

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此無極二五所以渾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下莫能破焉。語小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朱子曰此言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

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行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仁義中正而已不遠矣。而主靜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中也。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嚮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

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君子修之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

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 ○誠無為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曰道之得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性焉安焉之謂聖朱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

無不備者也。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發微不可見充周不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而不可知者也。○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性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中。性也。寂然不動。言其體則然也。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用

則然也。○中和以性情言。寂感以心言。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眾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辨呂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峯發此論。某自是。曉不得。今湖南學者。往往守此說。某看來。寂然不動。眾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眾人却不然。蓋眾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如聖人。中節。○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行節之。○心一也。有指體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註。寂然。有指用而言者。本註。感而遂通。是也。天下之故是也。

近思錄

卷之一

惟觀其所見何如耳。朱子曰：伊川此語甚渾圓無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見。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靜底。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伊川此說最為穩當。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

乾。易傳下同。○朱子曰：程易單說道理處，如此章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火之性情是熱，水之性情是寒，天之性情則只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性情二字常相參，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不息，非性何以能此。○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天地是皮殼，○天專言之則道也，所謂天命之謂性，此是說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此是說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道也，天且弗違是也。此語某亦未敢以為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轉運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近思錄

神字說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所謂神也。用謂之鬼。神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以其精者也。言其妙不可測。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鬼。生。夏。長。秋。斂。冬。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鬼。神。只。是。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蹤。由。要。之。亦。不。離。於。鬼。神。只。是。無。迹。可。見。○。勉。齋。黃。氏。曰。合。而。言。之。言。妙。用。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乾。象。傳。○。朱。子。曰。要。理。會。得。仁。當。就。首。就。初。生。處。看。便。是。仁。如。春。夏。秋。冬。春。為。一。歲。之。首。由。是。而。為。夏。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

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智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智來。○。須是統看仁。如何包得四者。又却分看義禮智。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仁是箇溫。和底意思。義是收斂。無痕。斷底意思。禮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是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以求仁為急。緣。仁。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

近思錄

卷之一

七

生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而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箇惻隱之心。就裏面分為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箇惻隱。遇當辭遜。便為辭遜。不安處。便為羞惡。分別處。便為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如天地。只是一箇便。為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發生得透。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便為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是一箇發。生之氣。問仁包四者。就初意上看。就生意上看。到夏長養。是長養。那生底。秋成。遂是那生底。冬堅實。亦是堅實。那生底。草木未華。實去摧折。他生意便死了。仁義禮智。都只是箇生意。當惻隱而不惻隱。便無生意。便死了。當羞惡而無羞惡。這生意亦死了。以至當辭遜而失其辭遜。當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全無那活底意思。○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遜斷。

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問仁可包義禮智。惻隱如何可包羞惡。三端。曰。但看羞惡時。自有一般惻怛底意思。便可見。○仁之包四德。猶家宰之統六官。○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眾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則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偏言。則曰愛之理。專言。則曰心之德。○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也。只是大裏面。○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著。專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就愛上說。此是說。偏言之仁。至說克己復禮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偏言。專言。恰似有箇小底仁。又有箇大底仁。不知仁。只是一箇。如知。福州。是這箇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為九州安撫。亦是這一箇人。不是兩人也。故

近思錄

卷之一

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
葉氏曰：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乾象傳：○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命猶誥勅，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天之謂之性，其實。○鬼神者造化之迹也。乾文言：傳：○問鬼神者造化之迹。朱子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迹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討鬼神。○如日

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問伯有為厲，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亾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

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爾雅十月為陽。問剝復相因。畢竟須經日。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伊川陽無可盡之理。伊川說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嘗細推之。這一陽不是恁地生出。纔立冬。便萌芽。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消時亦如此。但伊川說欠幾句。漸漸消長之意。問冬至字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日冬至方是結算。那一

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日。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天地無休息處。○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落了。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所以不覺耳。○陰亦是以夫乾姤推之。亦可見。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一陽復於下。乃天地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象

子思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闕闕。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生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絕而此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闕闕之無窮乎。此則動之端者。乃陽之所以動。非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言之也。○問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豈得無天是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貞是結實歸宿處。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物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如此循環無窮。十月見。○十月陽氣收斂。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無端。俛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天地之心也。○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

不是天。○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六二傳。○地之說。說得渾淪開闕無病。○此說固好。然說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葉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有感必有應。凡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咸九四傳。○朱子曰。凡在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如雨便感得陽來。陽已是應。又感得雨來。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如父慈則感得子孝。子孝則感得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一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問感應之理。於學者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道理。○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

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惟隨

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恆象傳。○朱子曰。恆非一定

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今日道合則從。明日不合則去。皆隨時變易。故

可以為常也。○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

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

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又

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恆。論其體。則終是恆。然

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常

也。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巳。所以能變。及其變

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

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

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

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

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

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

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

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

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

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上六傳。○問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同。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看。不知氣稟各不同。如后稷岐嶷。越椒知其必滅。若敖是氣稟如此。須說到氣稟方得。程子說得較密。○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絕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可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強戾如商辛。亦有可移之理。是也。○孔子說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氣質。實有如此者。如何必說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便是氣質之性。伊川却只說得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却只說得性。

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為堯舜。夫子說底。只是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異而不害。其為同。○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肖。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肖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能移也。○葉氏曰。史記稱紂資辯捷。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為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真下愚耳。○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良象傳。○朱子曰。凡物皆有理。理不外義也。○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便有箇區處。如這棹子。於理可以安頓事物。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

近思錄

卷之一

三

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
 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
 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矣。○動靜
 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
 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
 底在前。是箇循環物事。○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
 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
 際。其卒無終。○如云。太極動而生陽。不
 成動以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
 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仁
 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猶元雖四德之
 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
 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際。乃萬化之
 機軸。此理循環不窮。總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者。此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看
 只是。一箇實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

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
 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
 人蓋未始離乎天。而○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
 天亦未始離乎人也。○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
 則無序而不利。朱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汎
 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
 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
 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出來。安得
 有序。安得有和。○永按此釋人而○明道先生曰
 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也。○明道先生曰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同。○葉氏曰。分
 生物。理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為不盡

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朱子曰。此是因解乾字。遂推言許多名字。只是一理。而各有分

別雖各有分別。又却只是一箇實理。誠者實理之謂也。○此一。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坎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人已。却只是箇理也。○此段只是解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說上天之載。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箇天。○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闢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闢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性道。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迹。看甚事。都離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

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亘古亘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己與人。○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一體也。寒暑晝夜。闔往來。而實理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體字與實字相似。是該體用而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為體。陽為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為易之體也。○就人身而言。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易者變化錯綜。如陰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縱橫經緯。而巳也。人心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也。言體則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抵古今只是大闢闢。小闢闢。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奇耦寫出來。至於所以為陰陽為

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至忽然。然生物。如花木之類。是然而出。花時都花。實時都實。生氣便發出來。此便是神。○此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北溪陳氏曰。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所以明道曰。道亦器。器亦道。○葉氏曰。大小猶多少也。不繫猶不拘也。○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

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問遺書中取醫家言
 不識痛癢為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
 又却從知覺上說。朱子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
 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問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
 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皆當愛。曰。不須問他從
 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曰。如人兄弟異
 初時。只今便是一體。猶之水。江河池沼。皆是此水。
 如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尋討。這一椀。是這裏酌
 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如說
 人與物均受此氣。均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
 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他那物事。自是愛。不是
 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
 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
 傳偏言專言。又云。仁者天下之公。此兩處說得極
 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認得為己。何所不至。

認得箇什麼。夫仁者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
 人。此即仁之體也。能近取譬。則是推己之體。故曰
 可謂仁之方。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這處
 却好看。○氣已不貫。血脈都在這氣字上。○問
 博施濟眾一段。程子全做仁之體。先生却分別箇
 體用。便有用力處。曰。某說非破。程子之說。程子之
 說。却兼得某說。程說似渾淪。一箇屋子。某說如屋
 下分間架。爾。○問集註以上一截。說仁之體。下一
 截。說仁之術。而程子乃合而言。曰。程子合而言之
 上。下句似不相應。不若分作兩截看。然惟其仁者
 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問於此。可以
 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
 意相貫處。否。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然此處
 也是。已對人說。便德地。若只就自己說。此又使不
 得。蓋此是仁之發出處。若未發之前。只一念之私
 便是。不仁。○葉氏曰。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心無私
 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為
 私意所隔。截。則形骸爾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手

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病痾癘。皆不相關。此四體之不仁也。○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朱子曰。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指其墮在氣質中者而言。有指其本原至善者。而言。須且分別此一字。令分明不差。方可于細逐項看詳。○生之謂性。一條難說。須子細看此條。程子說得亦未盡。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問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為即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性即氣。氣即性。這且是滾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

亦無所附。○問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指氣為性。與程子之意不同。曰。程子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脈小差。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本註。后稷之克岐克

其必誠若。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朱子曰。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為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只作合

字看。○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問既言性善。下却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是言氣稟之性。似與上文不接。曰。不是言氣稟之性。蓋言性本善。而今乃惡。亦不喚做水。○問惡所由。正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問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所以謂獨亦不可不謂之性。○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稟偏。這性便偏了。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無父處。這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疑與孟子抵牾。曰。這般處難說。乍卒理會未得。某初看亦自疑。但看來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錯。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只著工夫。子細看。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

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朱子曰。性則理而已矣。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固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周子言無極而太極。程子又言韞善亦可知之也。○周子言無極而太極。程子又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不容說。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體。段之可名矣。○人生而靜。只是性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靜者固其性。然只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才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

說得性者。○人生而靜以上。天命之本體也。○人
 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人生而靜以
 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未得。所以云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
 中指出這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才
 人有此形氣。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才
 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
 本體。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耳。○程先生說性。有本
 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程先生說性。有本
 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
 才說性。此性字却是本然之性。才說氣質。便已不是
 性。此性字却是本然之性。才說氣質。便已不是
 然底也。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體。可說性。○如說善。即
 是有性了。方說得善。○凡人說性。只是說兼氣質者
 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是兼了情。曰。情便兼氣質了。
 ○這繼字。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易說天命。流
 行處。明道却將來就人之發用處言之。○易說天命。流
 就發處說。因其發處之善。是以知其本無不善。猶

循流而知其源也。易以天命言。程子就人言。蓋人
 便是一箇小天地也。○孟子說性。便是從中間斡
 出好底說。說謂之善。○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
 清不可得而見。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
 所以孟子只就見流。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
 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謂繼之者善。在
 性之先。此所引在性之後。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
 性發見亦如此。○問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
 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然。○問繼之
 者善。易與程子之說異。曰。明道先生之言。高遠闊
 闊。不拘不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
 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不容說處。即性之本
 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皆水也。有流而
 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
 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

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曰。此又以水之性之善也。流而至海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

而非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此段引譬喻亦叢雜。如說水流而就下了。又說從清濁去。與就下不相續。這處只認得大意可也。其言水之與水。下與下。更欠言語。須為他作文補。這裏流而就下也。這下更欠言語。須為他作文補。這裏始得。蓋水之就下。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猶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到得說水之清。却依舊是譬喻。○問先生嘗云。性不可說。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若比來止去也。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問水流就下。以後是說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別。曰。此是夾習說。○問以水譬性。天道純然。

一理便是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水被泥污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因他母子清。日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日也。減得些分數。舊時人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篋中。上面傾水。從篋中下去。如此數十番。便漸如故。問。下愚。恐他自不肯去。澄治。日。那水雖臭。想也未至。汚穢。問物。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日。是如此。未問。此一段。亦不是。在人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性。一段。當作三節看。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

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

也。朱子曰。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也。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問。此理天命也。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日。固是。又。日。理離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著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所引舜事。○觀天地生物氣象。本註。周非論語本文之意。○觀天地生物氣象。朱子曰。他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朱子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揚。惻隱之心。只些子仁。得見時。却好看。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周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仁是箇

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只是說似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不能。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宿粹未散。尤易見耳。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曰。惻傷之切。隱痛之心也。○腔子猶言軀殼。是俗語。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此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分。○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略挑些血出也。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間隔。癢疥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問

心所發者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問此莫是人生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當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問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不仁了。○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滿腔子是實。○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曰。東西上下寒暑晝夜生死。無相對者。看得來真箇好笑。○問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大小。清濁之類。皆是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所以有

近思錄

卷之一

三

對者。是理合當恁地。○問太極便對甚底。曰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如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南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四物皆資土故也。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面上下內外。二又各自為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如碁盤未棊中。問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程子謂惟道無對。子嘗與人論此。而問之曰。棋局之中。一路者孰為對。乎。其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爾。其言深矣。○會於子意。知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天下去是這脚。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溫。○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吸則為寒耳。

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

盡。朱子曰。亭亭當當。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

中之在我。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

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敬而無

失。只是常敬。便是喜。○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

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永按義理之正人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

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

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

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

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掃應對。未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未。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又不可說這未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問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灑掃應對。○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

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便不中矣。

朱子曰子莫執中正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是安排尋討。

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

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

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

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

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朱子曰居陋巷則似

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楊氏三過其門不入

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无妄之謂誠。不

欺其次矣。本註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

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朱子曰无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无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問此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曰然。无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

去。做底。○非无妄。故能誠。无妄便是誠。无妄是四
 方。入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无妄
 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
 說。問。不欺。是。就。人。身。說。否。曰。然。○无妄。自。是。我。无
 妄。故。誠。不欺。者。對。○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
 物。而。言。之。故。次。之。○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
 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
 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
 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
 箇。塗。轍。朱子曰。此一段。只是說無極而太極。○此
 已。先。有。君。臣。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
 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未。應。是。未。應。此
 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在。先。却。只。是。後。來。事
 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未。有。事。物。之。時

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
 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
 來。○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如。既。有。君。臣。臣
 臣。底。塗。轍。却。是。元。有。君。臣。之。理。也。○是。這。一。箇。事
 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
 見。得。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
 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說。空
 老。氏。便。只。說。無。却。不。知。道。莫。實。於。理。○既。是。塗。轍
 却。只。是。一。箇。塗。轍。
 恐。是。記。者。欠。了。字。○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
 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
 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
 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
 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問屈伸往來氣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朱子曰：其所以屈伸往來者，是理必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所以一陰一陽循環而不已，乃道也。○氣雖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氣，自非既屈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此段為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果齊李氏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永按程子破張子形潰反原之說，固為正論。而人物間有投生者，又別有理。理固有常有變也。此溺其心爾。○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朱子曰：陰陽之變化，萬事為之終始。一為感則一為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寤寐語默動靜亦然。

譬如氣聚則風止，風止則氣復聚。○問感。只是內感，曰不專是內感，固有自外感者。○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朱子曰：不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近思錄 卷之一

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問仁與心何異。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朱子曰。心性以穀種論。則包裏底是心。有稗種。有秠種。隨那種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他只會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涼。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溫證。涼證。這便是情。○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發生。夏成苗。秋結實。冬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何處復生。○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處難說。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真。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說。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穀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生之性。便

是愛。○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仁當何訓。朱子曰。不必須透。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永按中庸。以人訓仁。猶之以宜訓義。古人訓字。多用諧聲。苟識得大意。則人字未嘗不可訓。要之仁字之義。○性卽理也。朱子心之德。愛之理。二言盡之矣。○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

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而後非。而後有敗。敗非
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朱子
曰。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性即理
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自古無人敢如此
道。○性即理也。四字。顛撲不破。實自己身上見得
出來。○性即理也。一語。直是自孔子後。惟伊川說
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根基。○問所謂理
者。仁義禮智是也。不知是否。曰。四者固性之綱維。
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未發之前。氣不用
事。所以有。○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
善。而無惡。○問心有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
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
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

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朱子曰。疑此段微有未
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為也。善惡。但如反覆
手耳。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
當惻隱而羞惡。便不是。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
可謂之非心否。曰。然。○問看來不善之發。有
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
引動此思慮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
思慮發者。也。只在在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
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問思慮從
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
蔽。故有不善。○問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
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既發
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又曰。是亦
記者之誤。○既發。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又曰。是亦
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性出於天才出
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

性則無不善。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則人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其所當。然以事理考之，則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為。但理與氣分爲兩路，又問程子謂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有不善，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只是渣滓。才之形，又是渣滓。至濁者也。○一般能爲之謂才。至於形，又是渣滓。至濁者也。○一般能爲之謂才。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

方備只緣孟子不會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說話無結煞。故有後來荀揚韓許多議論。○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稟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下萬物，皆此性也。孔子謂性相近，習相遠。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習相遠，孟子拈撥出來。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有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才自見矣。

故四端不言信。問四端不言信。朱子曰：如惻隱真

曰：此却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真箇有此理。○信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

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問
言機言始莫是說理。○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
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
說理。此等言語。都是經鍛鍊底語。須熟念細看。
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陰
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此只是說
陰陽之兩端。下文虛實動靜二句。此正是說陰陽
之兩端。到得為兩露霜雪流形融結。却正是說游
氣之紛擾者也。○問。虛實動靜兩句。欲云虛實動
靜。乘此氣以為機。陰陽剛柔。資此氣以為始。可否
曰。此兩句。只一般實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
但虛實動靜。是言其用。陰陽剛柔。是言其體。而已
問。始字之義。曰。只是說如箇生物底。母子相似。萬
物都從這裏出去。上文說。升降飛揚。便合這虛
實動靜兩句。在裏面了。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
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非兩般也。至浮而上
者。兩句便是。○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

發見曰。然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
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游

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此段是說氣與理

說氣未及言理。生人物之萬殊。言氣到此。已是渣
滓粗濁者。去生人物。立天地之大義。此說氣之本。
上章亦是發明此意。○游氣陰陽。陰陽即氣也。豈
陰陽之外。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
萬物之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
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滾
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
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
陰陽之兩端。其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
之萬殊。正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撒出。正如天
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
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循環不已者。乾道

近思錄

卷之一

三

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陰陽循環如磨。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游氣散殊。比如水車。一上一下。只管滾轉。便是循環不已。中間帶得水灌漑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自裏面底。即他這箇輪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游氣是天地之大義。底游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游氣陰陽固是一物。橫渠言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是行那分開底說。○橫渠說得稍支離。只合云。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日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
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有箇天理。體事謂
在物上。仁做出來。凡言體便是做他骨子。○天體
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
如此。下語。○體物猶言幹事。之幹也。○問仁體
一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
一字了。則到處都是。○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
須得仁以爲骨子。○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
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鬼
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往來屈伸。乃理之自
然。非有安排。屈伸。乃理之自
○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鬼神是功
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
近思錄

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伊川謂鬼神之說，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程子之說，固好，但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朱子曰：造化之妙，不可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橫渠物之初生，一章尤說得分曉。○問此息字是生息之息，曰：然。○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備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天下萬事萬物，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人死便是歸祖考是伸。○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

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問性為萬物之一源，朱子曰：所謂性者，人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一故神，譬亦按自蔽塞謂惟知有我之私也。○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問一故神，朱子曰：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又生陽，所以神化無窮。○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其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才動，這氣即數於外，自然有所感通。○一故神，橫渠

說得極好。但近思錄所載與本書不同。當時緣伯
 恭注云：雨在故不測。只是與他添得一故神。橫渠
 親注云：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事物之
 間。如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
 之化注云：推乎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
 能化注云：推乎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
 乎此。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不能化。惟兩而後
 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心統性情。語最精密。
 似此語。端的。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
 兼也。此性是體情是用。性皆無一句。似此切統猶
 之。統如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性。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四端是情。孟子曰
 有動靜之心。云云。以此見得心。統四端是情。孟子曰
 性之動靜者。性也。動者情也。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

人心亦然。只這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
 為人心之妙。與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
 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為一
 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
 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先
 生取近思錄。心統性情。皆發則情也。曰：是此意。舊看五
 峰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
 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語大有功。始尋得箇
 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箇情字。又曰：古人
 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凡物莫不
 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
 薄。故有知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
 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
 近思錄

一。未分日。此似欠了。生知之聖。○此段不如呂與
開塞。故為人物。○問通蔽。開塞。橫渠。說。看。來。塞。中
孰為親。切。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
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豬。頭。全。然。蠢。了。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禽。獸。頭。向。上。所以。最。靈
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頭。向。上。所以。最。靈
物。之。性。一。源。何。以。有。時。也。似。人。之。性。稍。向。上。所以。最。靈
只是。偏。塞。暗。者。可。以。有。異。曰。人。之。性。稍。向。上。所以。最。靈
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云。云。偏。塞。者。不可。使。之。通
是。也。○問。人。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
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
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
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
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又。曰。惟。其。所。受。之。氣
極。則。是。理。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
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

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偏全否。曰。亦
者。○問。氣。質。有。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亦
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在。露。地。盡。見。之。若。在。蔭
屋。之。下。則。有。見。有。不。見。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
至。於。禽。獸。亦。是。此。性。被。他。形。體。所。拘。蔽。隔。之。甚。無
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獾。之。體。所。拘。蔽。隔。之。甚。無
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
最。靈。於。他。物。若。昏。愚。之。人。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
難以。終。改。